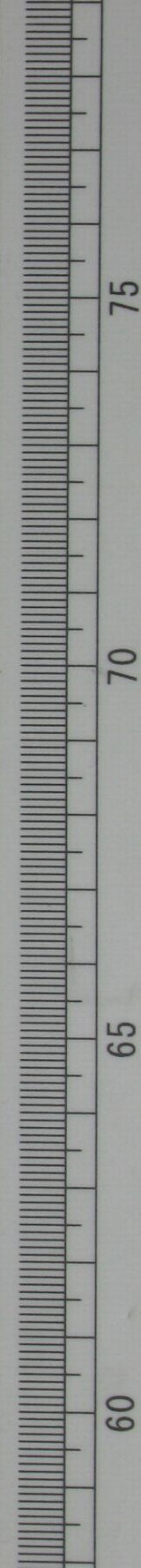


蠟 蝓 雜 記 第 五 之 六

計 六 冊

風 陵 文 庫
文 庫 19
F 196
3



蠟蛤雜記卷五

目錄

務婆
元機後身
神童入復
犀角
短賊

竹勿山石道人著
茶子閱定

質吉准已
目錄

F0195-(3)

螻蟻攻蜃樓

杖幻猴

風陣

蛟木

心宿

蝨蚌雜記卷五

竹勿山石道人著

務婆

暴公子家秦中漢繡衣勝之裔官紕曹性嗜博擊所
 在察羣盜署其齋曰食跖蓋切齒有自來焉司戶溫
 生素以巽言諍曰君獨不見夫河狔乎橫行江海雖
 老饕健羨且無如之何及其聞餌色動隨潮上泳為
 漁師所覺持竿擊楫凌亂擾之魚乃躍浪一怒氣極
 難返膨脝之腹浮不能沒遂掩執而刀砧之何則怒
 者外滿而中腐故乘其傲易也公子噴然笑曰夫水

族遭擒者皆爲怒歎君亦見不廣矣暴尋獲一盜魁窮治其黨桎梏者無數有包姓猾設謀致公子詭告云江濱之淵數危氏常辱民且不畏明府將聽諸乎公子勃然曰是安敢然亟捕勿失公徒請益其衆公子叱咤曰張皇者鞭三百獨與捕者五輩往包姓爲導請以二更襲執公子曰可至則庭舍無人大索危氏無應者兩女子揮刀出捕者戰歿其一餘被縛曳公子入內曰客飢乎啖汝肉置釜煮人肝刺捕血瀝酒中強公子食公子觸柱求死女子以組絡之中庭施細荆曰汝毒人如虎亦識娘子軍耶捕則杖巨條如治囚狀公子大呼曰吾悔不聽溫生之論女子笑曰溫生乞吾輩治汝也須臾釋其組牽入一室壁間飛白曰已虐處女子反扃其戶守黑索而去公子且忿且詈倏見老媪冉冉自壁後出黃髮纒金白眉垂雪手中小龜盈握吐白氣如練公子口噤不敢測之媪命公子拜曰吾務婆也君以剛受挫吾力出於險可乎公子如教媪抽簪穿壁孔如豆引之出不覺其小命乘龜行若一葉之橫巨波也公子見所居院宇

如遼東城郭視其一身直令威之鶴矣媼以手指龜公子忽下詢媼云危氏與包姓何機械也僕不死終當報之媼曰彼颺去久矣君治盜多株累乖氣所致何以仇爲昔捕人戰死者吾亦甦之今皆俟命於庭矣叩以何仙媼曰吾爲二甥女所役拯明府耳豈仙人而有穿穴之行哉公子惘然曰他日酬嘉貺當在何方曰吾先人爲北方諸侯以弄兵被戮敝居不隔三里五里間仰視四天時雨欲零媼乘龜徑去公子還廳事五捕尙無恙以事涉怪誕戒勿爲人言之自此更其齋曰識務實不知二女子何以役務婆也月樵子曰無以致人爲人所致作者其有憂患乎二女子蹤跡傳中不欲明言我直呼之爲風家大小姨蓋務者霧也請質之識者

元機後身

山璞字守荆南宮人年未冠游庠兩躡矮屋放遊吳楚多與粉黛綠過雜揚留題妓館云不惜塵顏一笑開美人酌我紅玫瑰無端賺得才人筆杜牧詩篇作雉媒又虎邱祭真娘墓文云埋憂白端送艷千載卿

不速朽同穴宜可待也嗚乎楚腰斷魏履碎靈之存
留粉黛石未盡於西山塵將揚於東海恐後來之劍
化琴亡問情人如我者其安在是夕守荆宿逆旅夢
真娘來謝則女道士也云感君魂交隔世冥漠悄焉
顧解脫之人不復肉食有弟子魚元機再世復棲元
門以情種當與君合宜燕婉之守荆云會合應在何
地真娘咏詩云桃花初笑柳初眠郎在湖南細雨天
唱徹步虛人不見道流原是散花仙驚寤歎息後數
年守荆有研席交觀察衡陽者以書召泛舟洞庭風
大惡守荆曰是必柳龍君索新詩也著詩投湖云一
棹浮碧虛客心自太古叩舷歌皇娥驚起神鴉舞扁
舟竟渡焉至衡州適觀察行部出遂館郊外春風滿
溪新雨漲綠輿隨履至憩一道院顏曰桃花觀觀主
柳靜娟病而叩來迎者為女弟子李玉樞年十五矣
詞色俱令守荆惑於志乞其空齋養病玉樞請於師
曰可遂就舍見靜娟固三十餘歲好女郎也玉樞幼
慧嘗賦恨為小詞云天長恨長華清紫陽玉釵環珮
淒涼有明皇武皇僊鄉夢鄉相逢怎忘古今別樣情

傷是劉郎阮郎出其吟草擊節者尤此種也因謂曰
學仙不成何至輒爲凡艷玉樞云小感於心不能默
爾遂命玉樞拜守荆教爲詩文靜娟暇則與談漸至
謔虐玉樞前曰師乎師乎毋忘故吾守荆謝不敏靜
娟怒曰兩師前敢僥言哉自是命宿於外玉樞頗禮
防而守荆益放誕一夕乘不意測其幽處則小男也
疑爲女冠所狎然狂極猶將亂之玉樞歎曰前生以
交士夫墮落今乃復爾耶守荆密詢所由云言之長
也請從本師語而後惟命守荆愕然徑詣靜娟室笑
言曰女鍊師而有男弟子如道何靜娟云卽已知之
亦自有說吾家故浙東良人李某抱關淮陰以挾詐
事覺被繫死獄中玉樞爲大婦之兒吾本籍平康歸
李氏家變後大婦適人玉樞依吾以長繼爲盜所掠
之湖南吾挈玉樞遁此間求捨身所從愛其雲鬢投
觀中爲女冠玉樞爲假弟子焉所以然者此邦之人
棄內而狎外故易其狀幸勿泄也守荆云玉樞前生
故事可得聞乎曰其父晝寢夢魚云機來謁云暫覓
居停覺而大婦生玉樞七歲時有述元機小說者玉

樞投地號泣卽今一肌一容無男子相自視直處子也守荆驚喜因述真娘夢中語靜娟憮然曰雞栖之行亦有數存耶非櫛者所知矣守荆拜而感之其明日竟爲玉樞返初服攜之赴觀察幕詭云李氏季弟紅蓮綠渚爰定其情觀察挑之玉樞不屈弟從容云身屬山公惟使君憐之耳歲餘守荆將北還招靜娟與偕不可曰吾老是觀矣玉樞飄泊乃李參軍遺種俾立室家則仁人之惠玉樞痛哭而別木蘭舟中爰拈萬態製真娘之位印

長半夜素眠

弟子因依在楚天稽首瘋盒女使者何須口解不成仙舟遇淮陰市人尙有晉故參軍者玉樞感爲一絕曰醒卽求金醢卽眠當時頗信福如天阿翁一去捐妻子獄底應無尉作仙後玉樞歸南宮遂得山氏白儕先生曰夷猶之致不落尋常行墨間

神童入腹

西陽州萬山崩身幻者以術致男女丐人雲生岳將自蜀入楚手足告疲卧古佛脚下見一童子年可十二三形色倉黃膜拜佛前喃喃私祝旣而拜卧客心

神遽惜不及答禮卧而問之郎爲誰氏子童云雷二郎來鳳人嘗獨行山中遇陽羨生畜我爲兒傳銅盤吐納之術前月自鄰壑歸爲邪師所咒隨之入林彼將暈我而出其所掠男女數人以示寵異吾托疾三日乘間吞男女二人竄迹來也彼知之懼以木劍飛襲吾度君能庇我故致其誠生岳云僕丐且病焉能拒妖童云不須寸鏡但降君之口令吾跳入腹中君抱佛脚過兩時十六刻彼無能爲彼矣生岳試其技口翁闢門童躍而入呼之則腹中語未幾風驟起覺有追捕聲兩手擁佛踝須臾一木劍飄墮如籥兮童呼云闔解矣請爲君致衣食也而後去旅自喉際出令生岳負一勝行書云雲雷子猜枚屬對典切家旁注云乞取名士錢非賣腹筒也至安陵城文士不羈者紛然來集背面書字覆於筒一生覆云本地風光童揮筆如帚出一聯云幾人又聽巴歌郢一水無忘漢出潛一生覆瓦盆二字答云飄也猶能夢雨戴之何以望天一生畫虵於紙覆之云介推詩中之物杜預醉後之魂一生疑其爲狐暗覆狐而人三字則曰

解舉雙童稱史孰媚君而疑此羣士粲然咸傾倒爲
贈旬日之間丐容頓改矣生岳謂童云郎腹中男女
二人亦能伎倆否童云連宵餬口不及令若輩謝主
人翁吾於夢寐時教之歌舞今亦可逢時靜夜竟吐
兩男女肌膚妍秀言語都妙男曰三郎女曰一妹均
兄事童向生岳爲禮乃曼聲而歌按節皆舞詞曰夕
鉏金兮朝飯玉陰陽之車兩輪兮名利之畫一幅惜
君不愛黃竹謠倩我長歌白華曲音調非凡神志離
合童云此曲祇可自娛博市人歡當雜坐哇也更出

錦標云弟妹善聲容無絲竹以內勝遂戲於襄陽大
隄士女摩其肩三郎歌曰莫學芙蓉粧莫呼楊柳娘
莫驚無水鴨莫戀無家郎一妹婆娑而舞如拓枝焉
大堤女爭欲一妹發聲卽謳曰橫塘荷花莫輕折蓮
有心兮藕有節今年不唱古離別又盤旋作掌中舞
觀者醉心目自此三郎一妹之名傾連荆楚有豪家
高孟公者揮家僮十餘輩將生劫雲雷之徒然炬排
闥惟雲生岳斲睡焉詰之不應羣臂擊之斃各鳥獸
散夜分逆旅人負生岳棄於野二郎自其口出以管

吹息鼻嚏而寤遂辭去生岳嘗爲人言之摩腹出涕
玉海山曰吾人病處正在腹中不容一物丐者無所
不包駒居奇貨宜矣二郎逢場技癢綉則易羅不從
鵝籠生游何恃不恐喬孟公者焚琴煮鶴之遺又夢
夢也

犀角

九真郡多產犀善刻其角爲飲器者首稱章氏詠諧
客匾其庭曰起家黑暗有孫曰崢嶸妍骨自憐惟恐
塵汚年十六夢與水精鬥不勝有皂衣神迎於前曰
君能與僕爲同氣者願運其通天之技奏膚功矣崢
嶸唯唯皂衣神乃化爲大牛奮兩角觸水精遂逐北
也崢嶸寤後神思不憚竟憊然病七日而狂作投水
自浴能伏波行或經日而出擁被眠殊無所苦夏月
圍爐炙之無煥意凡兩寒暑病若失如常惟胸前瘡
起如瘦捫之有稜月餘旁肉皆潰中露犀角一焉抑
之作歌響徹於體崢嶸乞其大父刻銘詞云分羣流
照萬態服膺者無窒礙好事者徵詞人之筆或賦云
物之利可以堪胸人不爭從而刻骨本非角觸而介

於懷卽有靈通莫名其寶或爲短詩云我生與物俱
通理元中趣何以教靈明胸中無熱故又或倣毛詩
云犀之角巉巉子腹吁崢嶸兮自此崢嶸不肯家食
惟飲於河而洞達圓珠方玉之理縱橫海壖時有瑰
意一日有海舶人來視者稱鷄林賈謂章氏曰君之
門禍烈矣夫犀善攻水族蛟螭多避之今得罪東海
君而附其角於凡體雷霆之使行碎骨求其珍將安
所逃耶章氏震恐曰吾家何遭此厄亦有術禳乎其
人云速去其疾則無患耳如以爲可吾能取諸其懷
崢嶸怒曰犀以其寶寄吾身而不能庇何以人爲雷
楔吾自當之毋爲術人誑其人咄咄竟去忽宵中盜
入崢嶸舍祖父皆不之覺也崢嶸欲呼舌結不可語
然炬索主人者彷彿鷄林賈縛崢嶸於床傳藥物着
胸次須臾犀角自出兩手按之物盡無血裂帛爲褰
瘡焉曰術如何崢嶸如夢更醒宛轉求貸死其人卽
解其縛曰勿驚怖此物在君身爲不祥取之益於吾
國然無損軀命出藥餌及神方與之崢嶸曰死亦無
所惜願乞示其異其人曰此爲駭鷄犀吾國中多牝

鷄而司晨者其風熾則以召災惟此物鎮壓鷄際無
聲然劫人之寶必倍而償也命其徒以海物置其床
拱手而去明日祖父來慰且喜海物直數萬焉崢嶸
撫胸若迷遂棄家遠遊云

鄭壽岩曰犀爲王癸之精而制牝鷄者以陰治陰也
章岬嶸之俠腸鷄林買之雅意並可不朽

短賊

浙西濱海多盜類尤弔詭鴛湖朱氏子聘陳氏女將
昏之夕親串快靚五人隣家老狗亦起人輩來搖尾
若戲當合權佳曰莫之叱也漏轉戶斜朱送客出門
秉燭入幄有鼻聲出於鏡臺下者朱笑云是必同塾
小郎醉卧不去以爲惡劇者踣而推之正如伏虎然
朱便詈云狗子猶不出耶明當殺却其物忽驚起急
持朱之陰囊朱呼痛遂絕其物踰短窗去陳氏號痛
少長來視則朱郎切齒死又創在下體陳述其所聞
見如是疑信無定形朱翁訟之縣陳女被詰亦不能
自明善捕人廉有年密言於令曰乞稊稜以寢其事
越境偵緝不三月賊可致也令然之召朱翁謂曰此

獄大疑慮有鬼魅吾將請於神矣爾其以新婦歸有所驗當爲爾償怨朱翁涕泣而去令於是寢息於城隍之宮及曉出門有賣卜於廟前者呼使卜之惘然曰合婚之家多遇鬼崇此其是乎令曰誠然吾亦謂爾爾遂緩其捕而廉有年奇計四出得行其智矣有年小婦練娘一旦裹頭出求入角抵人黨其籍北方者皆不納惟南部之雄稱俞氏者考其能而進退之練娘能以足承梯及巨缸又能走長繩如平地俞氏女弟公妹愛慕殊切相結納焉練娘喜公妹能使雙股劍年十七而姿容絕佳其兄善吞刀吐旗雜戲非一爲人徑直無深意練娘得以爲謀每登場後沽柔落爲醉語不及藝問練娘云若從攜李城來見幾富家矣練娘歎曰誠有之彼雖富豈救吾輩貧也俞氏曰貧亦難忍非公妹阻吾早作歸之徒耳練娘曰妹阻之若何公妹云昔東甌諸袁招吾兄作賊吾泣諫而止夫盜者戴刀鋸而抱桁楊夢魂殊未妥帖諸袁之敗曰可俟已練娘曰諸袁亦吾技中人耶曰是也彼所羅而致者皆刑之餘不牽率爲囚不已比者楚

史事雜言卷三
狗亡命非其明驗歟俞氏曰且無譏訕人姓狗事稍
平聞其談笑入湖州矣練娘曰可得過此姓否么妹
云常常見之貌可榮也必毒如虎又喜與婦人言姊
以不識面爲幸練娘曰吾輩女流正樂觀其醜態因
使么妹慇懃其兄下湖州未幾傍湖一大村落有羣
謀而觀者么妹云此卽姓也練娘大喜聯臂覘之一
小丈夫短不過三尺搖尾灑然拱手就坐音如小兒
說詞云臧孫猶自號侏儒平仲原無六尺軀短簿風
流短李續被烹郭解耻非夫吾宗虎字巨民家於四
明力能三躍奈踐形惟小直具體而微生此齒人老
求竹馬望君肩背宜可梯焉訪我鬚眉常於禮也入
王維床下不待鞠躬游畢卓甕中還防濡首然而小
人腹亦有寸長豎子名何須方大問僬僥之俗若者
昂臧師疴癘之風有人促縮只合乘車鼠穴便作地
行仙誰能卜築蠅虻請爲坐上客詞畢歌嗚嗚之曲
如蚯蚓窸蒼蠅鳴也擲錢盈其案頭日暮過俞氏談
因訊么妹並拜練娘意若忻幸練娘餌之語稍密問
練娘作室家否答云新寡故夫在攜李姓問舊居樂
質吉佳已卷五

否咎云從夫多不利若陳氏女甫合卺而已喪良人者尤可哀已矧云何為然曰聞遇鬼物矣令君亦如是云云我三年而寡視陳女過之行糊口於技耳安能鬱鬱為人婦哉矧云僕正無家願依娘子曰此亦何嫌第君稍迂能不為兒童侮我又不能自立奈何矧云僕貌如文士身提於狽矧狗之稱非無拳勇矣練娘盡得其曖昧狀故與之同游處矧將為亂姑禁之托以返故居矧竟背之歸也有年已偵知之往則擒而置之籠矧大駭云僕何罪有年云吾邑中待子久矣入縣械其小定朱郎之獄成云衣狗皮以入室將為盜也為朱所覺乃碎其陰以自脫詞連諸袁及卜人並治之不數月戮於市臨刑矧歎曰行年五十不能保三尺之軀命耶狗耶觀者大噱俞氏竟慕練娘捕術來歸有年為弟子

翁鳳西曰是一部絕妙傳奇文逕紆迴看煞不厭

彭越攻層樓

彭于我登州人性抗爽棄諸生執戈於伍登帥愛之命掌書記擢于夫長時帥之夫人預戎政羣小忌于

我者爭貝錦於夫人帥責黜之於我憤隨賈人上海
舶析秋豪漂至絕島舟人葬魚腹于我子然尙存伺
匍行島中忽露城郭皆連甍爲之門如甕口人行有
聲近視之大如車螯小亦螻蛄之屬人語必吐沫細
音在肩楚楚可辨有頃郭索者作殿呵人皆曰大王
來于我屏息見王特魁岸具人形袒而馳馬體肉如
縷切呼左右召於我惛恐從之至宮中俯而稽顙王
命掖之起設瓊置坐王曰卿乃孤之宗人宜有諮詢
勿吝韜略焉王我惘然謝王曰孤嘗王大梁都定陶
受醢而爲魚世傳彭越者是孤化後水族始有螭
之名顧數千年來宗族蕃衍爲人網羅者不免菹醢
孤匿迹鮫宮俟滄海爲田行荷鋤出耳惟是綿綿之
憾不在劉季而在呂雉竟無能報之雉死後遭淫於
赤眉尋復其妖質山梁無偶乃入海爲蜃孤嘗率介
士合圍而妖蜃吐氣爲樓無腸一軍遇伏戰沒孤憂
心如炙宗人其助之哉于我憤形於顴眉豎髮立曰
臣雖不敏願爲大王殲此妖氛請假節鉞矣王再拜
令自偏裨以下不用命者斬之于我進謀曰我軍多

橫行彼陣能閉置剛固不敵柔也勿輕搗其穴王曰
善于我傳檄海邦其詞曰妖蜃故呂雉者老陰煽陽
幾銷炎鼎赤帝子昵於朝雖包羞忍耻流腥九廣不
可言也我王功名震六國智勇倍三齊爲妖所紿鬻
及肢體命也兩極獲罪於忠雖使枯海血流潛靈皆
裂可勝悼哉夫我王若改其操挾先世房中之術以
自固於妖席寵握歡宜在辟陽侯上誠不屑者寧魚
肉而死毋鶉鵲以生今者妖卽於幻竄伏波際毒霧
化樓閣惑美男而淫之我王忘其切膚之怨與海宇
清蠶躬擐甲冑將滅此朝食而無腸之衆先覆于陸
義兵不戒天若小挫將以逞妖志而斃之也本軍宗
臣大將礪齒待仇惟約羣龍建旗老鼉擊鼓吉日維
丙陳兵陰室本軍晝然陽燧焚其樓焉妖或旁匿凡
水精君長其俘以獻黨惡者移兵討之殛爲赦于我
乃以王命戒其師遇敵皆退左右旋轉結團陣以居
如薄樓下者斷手足命敖氏二師以犀甲軍繞出妖
背設伏解氏之衆取稍於瑯琊以餌妖黨又召海南
沙蟲之卒千人以淫矢與妖接奪其魄丙午日于我

乘指南車領親兵入妖穴取陽燧鏡如斗滅蜃樓王
持兩鉞督戰雷電之聲虎豹之氣軍中大呼彭王不
死也妖蜃女戎數千隸丰氏者爭取所餌稍被擒斬
隸合氏厲氏者中沙蟲淫矢皆斃妖見樓爲灰盡率
其所幸兩蛟子返走犀甲軍圍之蛟子戰歿妖將遁
于我出許真君縛慎郎之索執之歸獻捷於王宮彭
王引佩刀親割先自噉也遍食諸介士拜于我曰千
秋之憤洩于崇朝非宗人能縛妖哉于我謝曰陵谷
變遷無怨不復曩者殄妖方畧皆真君所授也王與
諸將皆向空謝于我忽念鄴邑王曰宗人肉骨之恩
孤當負之以趨敢淹大德于我竟登王肩浮游海渡
瞬息抵登州岸也迴視彭王如車輪然浪涌旋失
月升氏曰彭王旣放誘而醢之者雉也千載冤獄讀
史惡之于我身任戎行立不必有之奇功傳不可無
之快事偉矣哉觀十二真君傳中潭州誅蜃一則猶
遜此篇之汪洋作者殆有史癖

焚幻猴

滇北元馬縣彝之別種爲獮人男駮而女黥能爲變

幻諸術吾民女矣二矣三多以技肆其淫惡所居馬
鞍山下鄰人雖江楚之猾無能測其姦狀二姊妹皆
好女子善竊漢種常以月黑夜出伺男客但皮肉細
膩與髮不類者摸索之卽牽以入室交懽復叠死則
瘞之或奔走逃命二輒化爲虎逐咬其人亦斃之於
道先是川南老賈戎姓者貨諸賓布寄宿他村落二
潛攫其物戎覺之持挺逕擊隨化爲馬戎置鞍乘之
三日鞭策委頓不與水草斷竟至死不復其形蓋戎
固能制幻人者也二死後三孤立不敢爲鬼惟粧飾
容首求少年苟合而已村之東房氏子駟兒白晝未
婚隨其父母自黔中來遇三於中谷得諧其私三顧
捨身以從而漢民無取姦女例三頗蘊結時登駟兒
床就之或其家人有所警觸則化爲猫若犬以出人
亦疑之而奔駛不受捉縛駟兒娶宋氏女亦黔族也
三聞有昏期涕泣欲死駟兒云卿雜種不可將飯奉
祖先吾自有婦耳台菴之夕二化爲猴竊食其厨中
酒肉醉而卧三更不起厨人執以告親串來問猴之
毛色稍異於常駟兒之父揚言曰是不可留也宜告

於諸村與衆焚之不然恐不利於新婦駟兒心切難
忍顧不敢請命一語詰曰猴醒而遭縛惟向駟兒垂
死淚而已曰中諸村來集江楚之鄰咸曰快哉焚也
倏然舉火猴骨爲粉竟不返妖姿焉是時三月炎旱
其夕翻盆雨人謂房氏之功烈

袁南莊曰孫恪妻袁氏逐伴歸山猴化爲人旋復其
質人與物豈異性耶吾矣三以人而化猴遂死終不
得爲人非精靈而妖蠱矣焚如死如不若人並不若
獸或曰明代土官吾必奎反戾氣鍾於嬾人有自來

乎

風陣

沙河龐生者携篋袒讀清秋白月細吟如壁蟲若有
笑於牆下者生題詩著牕紙云夜寂有踈意秋空生
不言那堪蕭寺冷刺促動精魂倦而假寐恍惚達一
函者展視之云旁風君長將行秋彌於沙邱之地惟
先生肯來登高賦之殊快事也閱畢不覺爲曠野行
見人小子豆者千百爲羣其人腹大如鼓跂行甚速
介士唱揖延生入帳王執禮甚恭置生高座視王之

體腫而蹠跚以指彈腹作琵琶聲也王曰予小子蠕
蠕別部旁風國彈丸一隅耳沙邱人民擁而立之誠
不敢依附大人之庭爲指爪所算遠祖遊戲人間緣
相鬚經御覽不至撲滅倖免也族子無賴效文士佔
畢誦阿房官賦以卽於難吁可惜哉今者率蟻姓公
族游獵於斯先生視其戎行有可以授孺子教者幸
之甚矣爰有軍司馬執旗前曰請爲黑白螳陣王命
鼓之白卒如雪黑卒如漆分兩隊左旋右抽鳴金皆
退司馬又呼曰請爲蝸角蠻觸陣其卒皆班黃衣往
復跳擲不離分寸王曰此右人超乘之遺司馬又呼
曰請爲螢火人立陣其卒衣緋肩疊層累如長狄然
聞金則碎爲無數螢火王曰是非妖幻也以之攻城
皆克矣旋命合圍久之野無所掠蟻姓之良啟王曰
荒野細蟲皆聞金鼓逃遁惟一獠疆卧始屍居氣焉
請軍士就饗王曰可生視其人似丐而倒地者食或
未饜輒入其膚羣瀝其血於楹以進王王歛之而甘
曰此吾國中釀也不以辱先生生因慨然切諫曰王
之度不肯寄視中可謂雄矣惟師中少仁義名奈何

王愕然生曰人爲物靈寢食之均非國是若蚤居於
狗狗皮蚊巢於蛇足雖狼籍爲有名矣王憮然久之
生以詩示王云南征無奈六千休叱咤風沙號小侯
皮骨早教憐措大高談景畧使人愁王浩歎方已忽
報云殛卧獠撲殺我兵數十擒壯士數人昇之火軍
中皆鳥獸散王不知所之龐生尋寤
晉山氏曰困獸猶鬥况丐乎細蟲而嗜人肉禍卽隨
之殺人盈城野其遭大誅也亦若虱焉而已

蛟木

笠澤漁人龔生三先家於義興歲大水盡沈其廬乃
備其煩高習捕魚業冬月寒習四張大魚不落細細
生三舉網稍重意頗得引之入舟殊無一鱗中獲圓
木三寸餘光黝如墨拾取把玩皴手皆澤因置之衣
囊中其明年三月生三入市還中途殊暇忽記處囊
物更出摩挲之天陰翳雲雷電旣合正尋避雨亭舍
面圓木躍出於手緣鼻孔入若居停焉其妻高怪其
鼻類波斯深致譏浪生三雖無所苦覽鏡亦病之月
餘夢一青衣童年可十四五謂生三曰吾神蛟也舍

君之鼻由具區湧水害田宅爲靈神所迫聊匿迹準
聞耳君但於甲乙日烹燕肉飼我人靜時我出舍嘗
之能護君入水取諸異物兼富君家生三醒告其嬪
依其說供養後果善涉水行立坐卧無不適志嘗於
月夜得明月珠徑寸者一綠毛龜如錢者二又得瑛
璧古質秦篆班駁其文云皇帝東巡望江神命臣斯
刻玉以獻又得珊瑚樹數枝是石季倫贈陸機者有
詩云明珎赤心視我爲則海客網斯貢於王國華亭
士衡以植而德崇附上數物皆與玩也一日生三逐
波行入胥江口見宮殿峩然中間管絃哀怨或云伍
相捍水有功晉封列侯宴客舉觴也逡巡遊其宮主
客東西面坐飲吳歛雜陳其前或又謂客者越大夫
種也有問伍侯歌曰朝攬轡兮扶桑鞭赤石兮俾來
王執珪兮服五章捧金甌兮祝我皇越大夫亦和歌
曰宴瑤天兮樂未央錫君寵兮上蒼沈犀甲兮火餘
腥吳越一家兮何怨不忘歌畢生三遽出竟無誰何
者自是縱橫於重淵若無人境浙江潮時輒採取瓜
子金一餅以歸不治漁業將爲富貴矣後其嬪供養

燕肉漸怠久而缺如生三復夢青衣童來責曰一行作賈更忘本來吾從此逝耳其旦轟然作聲圓木飛去鼻露窟穴其所獲物僅供盥藥之需三年而骨肉復勻生三終窆人亦不能於水

汪雲壑曰鼻大而無當者人猶惡之况破壁飛去之後形如惡疾尙忍見乎夫蛟木也婦水也鼻土也土不能制水而受制於木也固宜

心宿

天姥山下有斬生者年二十餘自謂名利如運掌一

曰庭中放吟少年來謁詢之曰火五郎氣分殊洽五郎言曰君銳於進取僕亦同志也富貴福澤期與共之謀成必當以告是歲舉京兆府試先期五郎詣生云試官某予舊識也亦耳君名能於雜文內砌入云云數字必入彀中耳生從之榜發無名圍中主司初見生文便擊節繼閱所砌數字大塗抹而棄置生嗟怨時命不踈五郎五郎旋謂生曰語溪畢氏女國色也其翁富而無子願婿貧士君盍自毛焉生又從之畢翁接見頗喜設醴爲款項之入肉則其女方涕泣

而道云庭所飲客非人也尻際毛尾卷然翁亦自內
窺生而信遽曳杖擊生詎曰狐魅安得辱吾室女生
大駭踉蹌走出思所遭若夢又一夕五郎至談興縱
橫生狂態復作見白火出於戶外五郎曰此金銀氣
殆憐君貧而賜之者耶笑不命鋪生亦從之纔三尺
許白金纍纍在瓮中盡取以充書篋生喜曰名場潦
倒其販魚鹽可乎五郎撫掌後夜生方就枕聞人聲
如沸炬可灼檐起視其人五色繪面一渠指揮縛生
而搜其篋所藏賈物空空如書卷狼籍呼風竟去天

明鄰人來信得釋縛自此益困有執友官江淮生扁
舟往就食而淮渦飄風敗其舟生溺水垂斃為漁婦
所拯免食以粥眠繩床正呻吟時五郎入歎曰君儻
甚矣雄心若何生泣曰吾爾時之心不絕如纜卽幸
而自存亦灰死而木槁何所營營哉五郎慟哭卽去
生遂賣卜淮陰時有吉姓老儒一女能文善織誓適
士人老儒嘗攜筇遍遊物色佳壻偶至卜肆見生標
格大驚曰得士如君乎孰過之哉因邀生情話生嘗
旅困無暇爲室家別院一相士人願執其柯生固不

之識及贅曰女貌如天人機絲之事比於吳宮三絕
搦管則綺麗非凡生自審不如也歸試臨安曩日驚
才已盡爲簡之師主司將擲棄其卷忽昏曉夢緋衣
人責之驚而醒生卷在焉疑陰德之助亟登前列試
禮部筆稍放溢卷爲燭花所焚遂易前稿復爲平平
之篇再捷廷試時務策有紫衣貴人爲之口授亦不
知所自來遂入史館三年擢學士充禮卿使中山吉
夫人贈以所織練數端曰脫遇龍伯爲楨以此當縞
紵餘可示海外人生行至外洋颶風夜起舟人大恐
生投其一縑波湧風便轉懼爲喜抵中山成禮而返
有巨賈求寶物寓目者生命出縑示之賈膜拜曰異
哉天孫餘物河鼓驚之以飯牛者惟貫月槎至得攜
賸錦盈尺耳天使其神人乎以珍寶易之而去生歸
獻之內府優詔嘉其廉潔未幾晉秩卿貳生年過三
十夫人貌如其初時富瑣闥退食五郎忽來覲並見
夫人生疑其蹤跡之秘五郎云僕之於君心相印也
凡功名之間以退爲進君氣過鏡吾挫之於先江淮
遭溺以前是也君氣旣平吾助之於後庭試中選以

前是也生歎息拜五郎曰微仙者數言誠夢夢矣五郎密語生曰君閨中自有織女相輔患不爲張嘉貞乎言訖遂躡空而去生以問夫人曰五郎何仙也曰渠垂象於天蒼龍七宿中心月狐是矣以過謫人間過一紀而復其位也生由是塵視利達超然有出世之思

王粟阜曰心躁於內宿則乘之靳生困頓之後甘爲平常人而所遇之奇爲旁觀所不敢信要亦千萬中之一二矣狂士僥倖謂天下無難事而窮之至死者不可勝數安在其天人來告玉汝于成也後生者得毋自恃之深哉

蠓蛄雜記卷六

五終

目錄

- 三丰父
- 四公案
- 鯊魚婦
- 三世兵解
- 不全蠻

竹勿山石道人著
 茶子閱定

漳河神

蜀岡老人

蠅蛄雜記卷六

竹勿山石道人著

三丰父

鶴慶張翁八十無嗣性好濟物盛夏望南山雲氣一
 丐者弊衣赤脚而顏色鮮潤踵門膝而前翁急扶起
 謂曰將有求耶衣食吾固不吝丐曰此卽無煩丈人
 誠以小年失怙欲與丈人爲螟蛉耳翁曰八十老翁
 榆影自收足矣耻父於人以骸骨爲累丐懇辭曰兒
 受翁之蔭翁享兒之甘固其所也幸勿嫌疑之翁乃
 許諾丐盡家人禮翁固慈性靡有不懽丐日則采樵

以供酒肉或擊缶而歌以侑之曰庖犧畫卦兮三連
爲乾苟不稱父兮見何所天惟天憫兒兮益父之年
父年如壽星兮兒不願爲仙每夕必爲翁捧足膚脂
瑩溫翁體滋健秋風始颯丐忽語其父今夜見有難
願父置諸懷當有怖物求伺第無恐踰時父子俱無
患矣翁殊不解丐縮體如小兒伏翁之腹翁抱持焉
二更後有物如牛壞門逕入視床而鳴聲甚厲翁窺
物吐涎若雪冷浸毛髮旋以舌舐翁足畧不爲動久
之寂然兒復其形如初告翁曰免矣翁詰以何難丐
則再拜而告曰兒非他人卽俗所稱張三丰也得道
雖久不慕天祿爲逸仙頃所見牛金精之星官入直
天曹舊矣兒少習點金術濟世役使其子孫彼故請
於帝乘劫運來取兒鍊形於木數有金厄若瘁而相
薄精氣神削焉父命注壽居角亢星官之首彼無能
抵觸故終退兒蒙庇多矣敢謝翁歎然曰我安得了
仙人丐曰患難之事惟父子關於寤寐自非愛深毛
裏何以禦災但兒所爲已泄於父義不可留恐好事
搜神之徒侈陳異迹則大非隱逸心矣因涕泣求去

臨行謂翁曰父有隱德天人龍虎翊衛如弟子不服仙餌終致於道也自後翁入山尋三丰竟無人知其處

費芸浦曰神仙五百年懼遭雷火劫嘗聞之矣三丰幾受厄於金宿何哉黃白之事不能無歉於心故甘爲壽者之兒也張翁始視金如土而不屑營營者耶牛雖怨其子烏乎害之

四公案

均州逆旅主人牟士安後尸連妙因寺衲子貫如爲方外交一日來尉氏二客云是游姓兄弟次公卧病三日竟歿寄襯無所士安爲貫如言之置寺後空舍而游大遂去歲餘欵人姜引鳳偕其室蕭氏燒香武當山憇此蕭故治容好動午餘不耐閒寂拉姜窺後戶請妙因寺殿後轉香積厨出老圃問姜前行蕭旁覽不已倏不見姜返步尋之入寄棺舍塵壁黠慘方駭怖時見蕭之裙幅出於棺際號寺僧來救棺自釘合縫露女衣主人牟士安尋至告姜云前年游姓栖魂於此豈久爲崇耶君夫人遭劫盍陳牒於官發而

覘其異乎姜庸極則諾越三日州牧來視初疑其妄
既見女下體衣疑爲厲鬼所乘矣集吏骨伍伯呼匠
者斲而觀之匠者狂退數十步蓋棺中卧一僧與一
婦齊其首僧固陳死人婦亦非引鳳妻蕭氏也伍伯
驗其屍僧如中毒者婦含笑疑陰脫死俱未朽爛其
所見女裙則與體不屬觀者如堵牆惟士安青兩頰
氣塞不能言貫如則肅肅戰身手口誦佛號州牧不
知所以執居停寺主並失妻者同散羈之旬日有武
當道士憨師者密言於牧云此一獄也有四公案焉
一明府但聽之道人當佐以冥術於是牟士安自陳於
獄卒乞有所言官呼問之云士安以某年月日遇湖
南戎姓來宿出金一錠丐余髡其頂衣履驟易便爲
僧余瞰其橐物纍然知爲盜也取竈上屋塵煮魚食
之而卒埋妙因寺後園中貫如亦曾埋一人相戍勿
泄也士安筋骨衰老不任敲擊今故鬼現形矣謹自
狀士安獄成更訊貫如嗥佛號如前施三木便絕閉
目言曰妾房縣歸守真妻安氏貫如友吾夫因而亂
妾遂爲夫所出貫如藏之禪室狂蕩無度以色自戕

目亦不瞑舟來一髡鬼爲鄰翁所埋土中無賴魂未能貞罪也若去年游沈子今歲蕭娘亦俱有幽怨者以冥數當合故陰氣攝之入於棺我與髡又奪其巢居以求干人之指視彼兩小者入土而遇亦其所耳夫彼懼幽而活我孽現而焚數不可逃矣言訖貫如醒已忘之然其淫殺安氏之獄無慮不欵服焉官令掘土中則男女同穴貌如生土氣蒸如尚有鼻息遣醫治之一日夜而甦姜引鳳殊不能平置其妻與鬼妬蕭徐徐言曰兒非汝妻安得便爾唐突牧因致詰曰引鳳於妾有葭李之戚欺母老弟弱誘之遁逃從彼非妾志矣業已歸沈郎於地下惟使君憐之姜低首不能復辨尋有尉氏役執牘來謁牽一人至則游大也牘中云游某誘良家子沈郎逃至均州沈卒於逆旅游潛還鄉邑沈父母經年始知執之訴縣卽繫游爲導來州詢死由云牧大喜姜引鳳及游大以誘逃論戍邊而配蕭於沈遣諭其兩家惟湖南戎姓假僧及房縣安氏之屍以日久現形恐爲魁焚之而埋其骨明年牢士安貫如對面受極刑

程魚曰夾寫人鬼事幻而緒紛如一索穿滿屋錢偏
有收拾鬼斧神工之事何可測其端倪

鯊魚婦

吳士客明州遂以罾業鱖風鰓雨時迨壯年宜置家
室言媒者曰踵其門有沙氏女棠兒自閩來年十八
豐美無比其母相攸求士人爲婿忻然從之女肌白
無瑕附體一練衣尋之無縫而潔厚如幾皮非自爲
解脫莫捫其膚也士人悅憚顏色如嘗異味女性雖
柔極骨鯁相夫有所不足時批逆鱗士人感焉爲詩

云直腸我識難藏劍美目卿能不混珠應是前生歌
浩育鱓鱓有興落江湖未幾郡吏有獨孤城者以牽
合苞苴富於貲捕魚湖歛其港如市城常曰與士人
爲販交或傳其家故錦帆賊也一旦飲士入室窺戶
內覓沙氏之麗瞬昧填其胸非禮相結士人固疑之
沙因諫曰暱交遠人宜有所綱君盍揚髻鼓爨徙義
而居毋戀戀此鄉爲餌者莫士人曰卿慮然也予將
西歸共好音者誰耶沙黯然泣曰母氏澤國之嫠離
海隅服食不便且多老疾兒不敢隨郎徒者以母在

也請以終天事畢遠適惟命然臨淵之羨禍機已張
郎不速行是爲人牽臂而甘自噬臍矣奈何士人亦
泣曰倘予旣行而豺狼猝犯卿安所逃乎沙慷慨自
誓云兒少有膽力强暴何爲雖不能效獅子之吼河
東而騰上之氣亦足以抗狂且彼將索我於枯終不
敢引我自衛耳君去矣母返顧士人乃託爲省親作
歸計者扁舟晦迹居百里外以覘沙之定難獨孤城
尋以甘言重幣使人啗沙曰吳客無情使娘子寂寂
爲我心惻者今宣德郎其人富若小諸侯呼吸通鎮
將可謂雄矣豈書傭市僧能望肩背者哉且其家羅
綺成帷均愛如指上肉苟明珠而不以相投可爲太
息也沙報云棄枯集苑誰獨無心然遂爾欲逐恐無
以爲吳客解嘲請俟他日於是其人數來且以沙爲
棄婦何乃守尾生信也沙復以他詞卻城之黨知沙
意頗逆乃生劫其母以脇沙一夕蕭鼓沸羹以車命
載沙急於報母揮涕出門焉旣入青廬譁客填室沙
殊不可耐大聲呼於帳中曰狗子敢爾耶宣德郎者
方乘醉相慰沙大吼纔變爲小虎譁之徒咸破窓走

虎竟嚼新郎殘其首逸去衆不知何妖是夕土人在
百里外荒雞逆旅同夢人候來觀偕之入林則一虎
颯然腥血在吻又攜手行海墻前虎墜水變爲鯊魚
復登岸也且而大疑沙氏舉帷入矣流睇櫻唇血猶
沃若因直陳武事士人惴惴曰卿虎而人耶沙云人
不易爲獸又不可士人曰吾又夢虎爲魚真不可測
矣沙云人與虎皆幻相也誦魚留之章見我族大耳
因牽士人遊島中復形爲鯊魚而逝

崇尺貴曰魚其質人其靈虎其用也物性皆具而膏
沐之姿旋有泊爲異類者沙氏其齒冷矣

三世兵解

陸州進士姜中羽少有理悟服膺瓊章願至於道而
名心矜然初以家近黃山棕鞵草笠靡興不往於山
半茹菴見一鄉人煮石爲飯採松柏葉爲衣所談皆
方士小智如豆人紙馬之術中羽喟然曰山中之民
多壽爲禱斤斤小伎倘非自賊其軀命哉其人云誰
謂姜進士達者夫蜉蝣者流百年亦如殤鬼雖枕被
死牖下直爲螻蟻之東道主人耳學仙不然以五行

之氣能殺人者為立命根柢故皮肉脫落始完吾真
吾習此道將致於死以求長生也而烏乎識之中羽
雖好道頗怪其誕掉頭去後十年中羽筮仕得海南
一令嘗遊五羊城經謝客受刑之地賦詩云蠟屐精
靈死未蘇韓忘秦帝爾何辜不知成佛誰先後留得
維摩領下鬚因徘徊破道院忽有荷一囊而前者即
黃山茅菴中人顧中羽曰明府此遊僊路近矣能就
宿作一夕談乎中羽故有非凡想聞言忻謝呼僕從
攜具至夜分屏人語求有指示其人曰三年後成吾

道者明府也君自成之道則又以三年因出丹藥如
龍眼者三戒曰及狸半而吞之勿預洩於妻子中羽
詢術所由曰吾鍊氣在刃當以三世兵解初生為袁
公路家羊知人休咎居帳中與人言既飲而醉有捋
吾鬚者吾失聲為羊遂被殺再世得人身為唐將哥
舒翰立蓋世勲值風痺不能戰為祿山所擒老而從
逆收京時受戮以殺人業不獲證仙果今世為郎人
傀儡生非儒非道喜習幻技行為盜師將畢命於市
從此精氣往來離斯垢境矣明府有緣數合同化故

吾竊無隱焉且而別去中羽尋調他邑忽夜半有郡
小將持軍帖械送盜魁三人闔帥命所至行戮蓋是
盜先戍遠方大吏恐其煽惑而追戮以徇者也中羽
登堂破械縛之審其名則傀儡生首列焉笑視如晤
閱其罪則糾徒山中官兵捕之急隱身羊羣或禁以
符籙而收之下獄者中羽思往年道院之語笑謂囚
云命盡須與爾時尚有藥否囚曰三世靈根焉有老
娘倒紉之理但臨視當有所徵遂驅出行刑講武場
揮刀若折筍惟傀儡生頸中有三雀飛出空際旋合
爲一啞啞鳴得意也又數歲中羽官郡丞坐罪將遠
徒憶傀儡生前戒人獄時吞三丹藥尋有藥市之命
中羽怡然無戚戚容僚友或置酒爲訣中羽吟曰俗
人泛愛長生藥賢者惟多覓死方叔夜景純相問訊
飛頭仙在白雲鄉中羽死時白血上涌高丈餘而不
墮觀者或疑其寃不知兵解去也曾有新安客泊舟
羅浮山下見中羽貌如生平具道遇仙藥化始末視
其頸猶有痕如綫云

程抑谷曰趙高劉安滅人理而求厠仙籍疑其事之

必無若公忠無隱慮之士刃在其頸非盡彼蒼之罰
及善人也君子於是為兵解之說以破愚夫不樂為
善之胸傀儡生何足云其啟妻進士也可以傳矣

不全蠶

儂智高之裔時居持磨道今廣南蠻府是已傳其先
有四蠶女皆剽悍善攻殺而貌不全各有疵議曰引
繩兒眇一目也能彈落鷹隼曰緣磴兒跛一足也能
衣縛巨虵曰燭霄兒禿也能執棒上高屋曰瞰井兒
偃也能浮木下惡溪賦性俱狠毒不可理喻四女又
相結誓不適好男子所居懸崖絕澗遇俊人完其體
者雖無忤亦遭殘毀殆以其短而嫉人之長焉交廣
間賈客行捷徑者悞入其邨落有瞿姓被剗一目楚
姓被折一足樊姓被髡首卜姓被腫背皆以旅人謔
語不謹為四女所賊時南彛方捕吐金鳥入山必由
其地而畏為所虐募人往收之獲者食千戶一書生
自南越至忻然受約云功成不願上賞但賜吐金鳥
足矣彛之長許焉書生乃食鮮荔枝投其核於眼眶
中便眇一目引佩刀刺股便跛一足出羖皮小帽戴

於首便禿背負洗頭盆便偃媼相忽成方識其幻書
生入其村四女方食開門見客倒屣共接大呼云真
好丈夫也豈招我耶書生云卿等無遇神召予來正
無嫌疑耳四女皆膜拜曰君有四奇格婢子各具一
端惟兼收之幸矣是夕蘆笙銅鼓喧闐板屋竟一陽
而合四陰然樂未極而悲已來四女猶夢夢也天既
明引繩之二目俱眇緣磴之兩足並跛燭膏之頭禿
處皆蛆動瞰井之背偃處皆蠶窠匍匐牀下乞命不
已書生乃 之出告桑人曰婢等死在旦夕亦無庸
誅戮之吐金鳥一雙乞以踐約桑人卽捕二鳥以謝
終不知書生何道致此蜜使人窺其異歸報云書生
牽四女入石穴中已卽復其質又劈荔枝以兩核置
眇者眼眶兩目無恙矣又引佩刀刺跛者二股兩足
能行矣又以鞞皮帽戴蛆動處有頃禿者長新髮矣
又以洗頭盆合蠶窠處有頃偃者成細腰矣書生復
取二鳥所吐金屑和藥丸之以啖四女乃細膩光華
膚質都妙叱二鳥飛起四女分駕入雲書生自此遠
矣

雲壑先生曰有甚惡者必有甚美故書生以術濟之
張子曰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書生
其仁者之心歟然交廣諸貴客爲四女所殘而仙人
不引手援何也將毋博濟之難至人猶病天地間遺
憾固多耶

漳河神

江其相字采田徐州人也年十五卽勵其志寢食茶
茗而硜果之行歷久益堅其大父守秦中有鹿頭王
生來謁生故精數學火人終身以其相命格求指示
生曰此神道中來靈祇中去者也下地之曰積尸在
宮其人必信佛尚鬼柱中金氣埋空散木然火可以
焦土其性就燥其質上炎其生平况味多苦夫官不
必緋衣綠袍卽已足神爵固高也年不至夭壽大衍
巳極神臘未艾也始終在丙攀龍而至者行走馬歸
耳年二十與科目士遊多忌無成遂以天祿校書吏
筮仕得郡法曹十五年而擢大邑所在與民捍患入
治案頭出行隴畔民間號曰家翁然性狷急時失上
官意行役浮江漢日號三老手口俱病時黃淮塞流

貢艘不渡其相臨河慷慨泣下曰江某七品秩耳如
有利於河渠死且不恨北行至清淵城疾大作時與
人談笑皆經濟語忽起告其家人云吾不能水死報
國家而四瀆諸侯奏請爲從事自維無術何以膺融
薦哉遂勿藥先是其艤舟處一漳河神廟祈禱靈應
一夜廟中祝聞呵殿來庭前有吏報云新長史蒞官
旋若主人逢迎者坐語惘欵主人稱之爲江使君尋
如以符節授受狀及明塵案新拭泥神冠履一改觀
爲此祝出門覘之則江使君以是夕卒舟中也買客
聞者驚歎欲爲其相立位而刻其事於石以士大夫
阻不果其相卒時年五十一歲生死之年皆遇丙寅
則辰而後則午也鹿頭生龍馬之說可謂知終矣
程抑谷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非徒作達語也
江采田心悔河渠遂有水官之命信耶否耶其鬼固
靈其人已逝他日舟過清淵故人腹痛安得起江君
而隻鷄斗酒重話生平哉愴矣

蜀岡老人

邢江爲青樓都會自東至者曰海月自南來者曰紫

峯美甲他部有二千石洪曰燠者其政多暇其遊必
懽嘗秋月初皎攜兩人泛舟蜀岡海月歌曰錯錯錯
阿嬌如鳳皇措大如野雀會當棄汝上寥廓不見蒲
塘風露惡蝶衣飛盡揚州郭紫峯歌日夜來美人眉
鬥月秋來老翁頭負霜我歌子飲夜未央天雞三唱
遊何方曰燠愀然曰鄉輩何音之悲也饒太守相召
得母怨乎兩人皆曰不知其然樂極之故方惆悵時
鄰舫一翁倚篷牕而斜睇曰燠詢何老人夜分不寐
其人掀髯云僕亦悲秋者與明公之二艷有同調焉

聊相窺耳曰燠就其舫見之一姬瑩然若仙不爲避
驚問其人云僕高姓曾宦於是是兒蜀人壽娘嘗從
僕遊矣今夕由蜀岡下呼至可與娛也曰燠曰老人
妄矣蜀岡通蜀雖出舊聞隔數千里安得呼吸遂至
豈仙者流耶其人曰其氣燄以取之此而不知真凡
骨也曰燠駭然閱其牀頭置詩一卷云爾日在平山
與壽娘輩吟咏之作僕前時刻本爲人傳誦久矣卷
中有虹橋一律註渤海云繁華閱盡此停橈烏府烟
花久寂寥已向金天求佛塿轉從月地借虹橋迷尋

海客經年夢喜訝山精何處蕭蕭得一番佳麗意迸
波那惜廣陵潮又奉和一律註何東六十里元蟬商
女泣一庭綠蟻酒人狂烟雲極目無淮甸草樹銷魂
有蜀岡樓閣飛翬驚蛺蝶笙歌畫鷁野鴛鴦茲遊暫
爾隨仙侶看殺名箋濯錦光又見卷中一帖子墨本
綠字云平山泊遊幸無惡魔相擾壽娘詩固佳不如
相公尤俊偉也敬為磨什幕屬臣用之上千載蕪城
彈指中劫灰飛盡氣如虹花出在渚迷新鬼寶八空
山化大煙鳧掌亂翻荷背雨馬頭平趁柳腰風舊遊
歌吹津相識可記當時跨鶴翁曰煥呼老人可挈壽
娘共飲其人忻然攜手入座壽娘亦善歌聲色俱過
人曰煥佯醉語云老人能惠我者願以兩吳易一蜀
其人笑云此卽何害遂與紫峰狎旋及海月兩人頗
芥蒂其人勃然曰阿奴何敢然爲太守君始姑容耳
若爾當奪其魄曰煥亦怒曰子故唐突彼宜惡之詞
色太慢者豈謂郡中吏不能榜汝耶其人大咤曰聲
雖惡不及劉安之犬君太守耶擁朱轎佩青綬民間
牲畜貴賤且不知室內長鬚多寡且不知僚屬歲易

幾人人能幾事都不知所知者置妓於膝飲博達旦
耳曩吾爲節度時如君輩者褫釐帶不止三矣况此
兩人吾故姬之魂不宜久魅俗物亟驅之歸也呼酒
饌兩人皆卒其人云渠本無質者請爲小葬之悉投
之河時僮僕在船皆目睨面灰若被魘然也曰煥跪
謝不已其人攜壽娘去雞喔喔矣而鄰船已失自此
曰煥每寢則夢壽娘來接述其事於某生生云高駉
嘗開府維揚又先師蜀壽娘其薛濤乎呂用之卽駉
之私人也彼見明公數遊故相戲耳海月紫峯水死
不見骸骨殆駉所畜故伎乎曰煥如夢方寤然曰與
鬼接具遂癡自比於椽人

王海山曰太守宣淫是可官也渤海公面命數言有
耻者定當媿死然收伎鬼而不追郡侯豈老人臣節
不終爲大厲而不能剛毅耶較之叔寶吳公臺故事
則機趣勝之

官賊

王孫輩起家賊曹參軍巢於孔方奇思縋鑿有所弋
取必噬螯及骨士民患之某直指深惡其行將寘之

典或以告鞏鞏撫掌曰是可以哂腐鼠矣吾將奴僕命之使渠不我毀也且譽我不我抑也且薦我既而果推轂擢劇邑令鞏嫚辱士人過於穿窬凡諸生爲人所誣者鞏必肆刑虐鞭撻桎梏無得免焉嘗曰文士之徒如蠅集膾不挫折將鼓舌亂吾法當時富人不敢召納雖閉戶亦俾之納賂有不如志陰令善訐人撫拾他事至繫而求金又或投丐之流數十繞其家狼籍無賴不得已來告因而飽腸腹與遠商結爲黨宗始以叔事繼以兄弟行呼終夷於異姓蓋視苞苴之多寡有無云一日有巨商以海物貽鞏喜而開其篋獲一牋云爾官如蛾毛面不測射利如神射民如賊是宜處堂以待天殛鞏覽之忿極其商已渺怒氣無所泄三日得奇疾聞穀食則嘔吐惟嗜膏粱甘之如飴童僕溲溺盡以供主人饌妻妾皆避其逐臭而鞏無穢容更求諸異味於是牛羊犬豕貓鼠之屬糞列多品以甲乙其高下三月不能視事遂免官有東海郭生者自稱善治當與明府共被眠扃戶寂然旦而視之不見郭生及鞏首腸胃四裂羣糞溢床不

知何報復也兩兒故憨吃吃笑不已其親黨皆諱言

之呀夫是之謂官賊
孫紳泉曰何物王孫輩敗類至斯極也郭生生決其
首清室中之穢惡殆神勇焉然蠅視諸生輩已絕於
人種恐文星切齒幻化誅之有以夫

蠅
蛭
雜
記
卷
六
終

